

唐宋时期省试落第者再试权力考

黄云鹤

摘要:唐、五代时期省试落第举子再试仍需要取解,但相对容易,且取解地点要求不严格,还有拔解现象。五代、宋落第举子一定举数后,可以享有免解特权。梳理省试落第举子再试问题,是对科举落第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科举;落第;取解;免解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1-0094-04

落第问题是科举学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很多问题研究得还不充分。李世愉先生曾发表文章《科举落第——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认为“在我们把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研究推向深入的时候,有必要对一些问题展开专题研究,落第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以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中,专门针对落第问题的研究很少,至今没有一部关于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专著,相关论文的数量也很有限,而且大多不是从落第的角度,或者说不是从制度的角度去探讨的。”^①本人近几年一直从事落第问题研究,曾对部分问题进行探讨^②,但有些问题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本文关注的是唐宋时期经过礼部试(省试)落第再试时的取解问题,以填补落第问题研究的不足。

一、唐、五代时期省试落第者再试需要重新取解,但相对容易

“取解”是指唐宋时期参加礼部试需要在地方州府取得考试资格,即获得“文解”。唐宋时期参加省试的解额是有限制的,唐前期解额数量很少,每

个州只有二、三名而已。《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③以唐代疆域极盛时期的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账为据,当时凡州府328个,再据《通典》、《唐摭言》所记上中下州郡贡士的规定,再加上一些不定名额,则全国每年的贡举人数也就1000人左右。德宗以后,贡举数量有所增加。如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朝廷有一道关于送解人数的敕文:

公卿百僚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坊、宣商、泾、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郛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州,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④

① 《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3期,第69页。

② 本人有关落第士人的论文有《唐朝政府对待下层士人的经济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5期,《唐朝下层士人社会交往及心态》,《《史学集刊》2005年1期》,《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5期》,《唐宋落第士人抗争及政府对策》,《《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1期》等。

收稿日期:2009-12-21

作者简介:黄云鹤(1964—),女,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文献研究。

③ 王定保《唐摭言》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 王定保《唐摭言》卷1。

按这段文字的记载统计，含中央各级学校与各地州郡所送贡举人数，凡明经 1390 人，进士 663 人，总计为 2053 人。会昌五年举格所说的数字是极限，就是说最多不得超过这些数字。

北宋贡举人数高于唐代，《燕翼殆谋录》卷 2 载：“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真宗时的第一次贡举，多达两万人。宋初曾实行比例解额，也就是根据参加解试的人数确定贡举人数，后来因为人数太多，考校颇为困难，大中祥符二年，将解额改为固定解额。贡举人数被限制在 1.5 万人以下。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这些贡举人中是否包括那些已经获得过贡举资格而落第再试者？即曾经参加过省试而落第者再试时是否需要重新取解？

对于科举者而言，取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要经过地方政府层层考试，正如韩愈所说：

（乡贡是）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①

唐朝各州府解额数量少，获得十分不易，而宋代各地解额数量虽然增加，但参考人数增加速度远远超过解额增加速度，若想获得也很艰难。欧阳修曾上书说：“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盖已痛裁抑之矣。”^②并且贡举名额紧张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南宋初年，朱熹说：有些州县出现“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现象，^③可见竞争之激烈。如此艰难地获得的文解资格有效期多长呢？现存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但从相关制度和现象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文解资格的有效期应该是一年，也就是说，贡举人落第后若想再试，则必须重新取解。如唐宣宗时期，令狐绹之子令狐滈因父亲身居相位，为避嫌而没有参加省试，但令狐滈还是每年取得文解以作准备。“滈少举进士，以父在内职而止。……男滈年过长成，未沾一第，犬马私爱，实切悯伤。臣二三年来，频乞罢免，

每年取得文解，意待才离中书，便令赴举。”^④从此可以看出，文解的有效期应该是一年，否则他没有必要年年取解。再如唐末罗隐，凡“十上不中第”，“次《谗书》之明年，以所试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调饘于江东，不随岁贡。”^⑤这一年罗隐没有“随岁贡”进京科考，亦说明每次考试是需要“随岁贡”的。

唐文宗开成三年（833 年）曾经有过一道关于落第贡举人的敕令，敕令原文已失，但在会昌五年举格节文中提及：“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缘自不送所试以来，举人公然拔解。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用阙。”^⑥该节文对开成三年敕令记载不甚清晰，大致可以理解为原地方州府进士试取解的杂文需要交到礼部“省司”，而开成三年敕令规定，落第者再试时，仍需要重新取解，但所试杂文无需上交，因此导致举人的“拔解”。

这里涉及到“拔解”问题。唐中晚期及五代时期的“拔解”，是指落第再试者不经过考试而获得解送的情况。目前所见最早提到“拔解”问题的是成书于唐穆宗长庆时期的李肇《唐国史补》，该书卷下记进士科风尚，云：“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⑦这里的“拔解”是“不试而贡”，五代王定保在“拔解”后注云：“然拔解亦须预托人先为词赋，非谓白荐。”^⑧与“拔解”相关的还有三条资料，一是唐末李肇《秦中岁时记》：“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后，复献新文求拔解，故语曰：‘槐花黄，举子忙。’”二是宋《南部新书》乙卷云：“（唐代）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三是《旧五代史》卷 148《选举志》记载：“梁开平元年七月，敕：近年举人，当秋荐之时，不亲试者号为‘拔解’，今后宜止绝。”

解读这些资料，大致涵盖这些信息：能够拔解的地点是“外府”，即京兆府之外的州、府，不包括京兆府；能够拔解的科目是进士科；能够拔解之人是参加过礼部进士科的落第者；对拔解者的要求是

①《韩昌黎文集校注》卷 4。

②《文献通考》卷 31《选举四》。

③《朱子语类》卷 109《论取士》。

④《旧唐书》卷 172《令狐绹传》。

⑤《罗隐集·谗书重序》，241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⑥《唐摭言》卷 1《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⑦《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193 页。

⑧《唐摭言》卷 1《述进士下篇》援引《国史补》。

拔解者可以不亲自参加地方取解考试，但要交新文章，或托他人代写诗赋，重新取解；五代以后，“拔解”现象被政府禁止，但宋代文献中仍有“拔解”记载，不过此“拔解”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成为“拔取文解”之意。关于“拔解”问题，徐晓峰先生在其文章《唐代科举中的“拔解”》中对拔解地点、拔解科目、拔解含义变化等问题进行论述，但对拔解者身份问题没有关注。^①

无论拔解是否需要考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唐、五代时期落第再试者需要重新取解，但与初试者相比，则相对容易，且还可以不在籍贯所在地取解。

二、唐、五代再试者取解地点要求比较宽松

唐朝政府关于举子取解地点有明确规定，即必须是举子籍贯所在地。在《唐摭言》卷1《统序科第》中规定：

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

从此规定中，举子应试应该在本乡、本县、本州。开元十九年，朝廷敕令：

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②

明确规定举子必须在本贯取解，这里应该包括初试者和再试者。但检阅唐代文献时发现，这一规定并不被严格执行，尤其是再试者很少遵守。

唐、五代时期，一些路远的落第贡举人为再试多寓居京城。《南部新书》乙卷云：“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唐代落第者寓居京城者很多，如唐代孙樵落第后，寓居长安十年，先后十次参加礼部试。“长安寓居，阖户讽读。……十试泽宫，十黜省司。”^③晚唐诗人曹邕从桂林来京赴考，屡试不第，寓居长安通济里等等。^④落第再试者还有一部分四处游历，唐人称之为“壮游”。^⑤这些长期漂泊在外，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

返回故里的落第贡举人何处取解呢？唐朝政府有关于省试不第者的规定。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敕：“既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⑥他们可以进入到国子监、四门学等中央官学，从官学取解。前文“拔解”问题中，一些落第贡举人也可以到除京城之外的其他各州府取解。

从唐中期以后，他州取解的记载屡见于文献。如沈亚之是吴兴人，他于元和五年（810年）在长安应举，考了十年，才得一第，他在《与同州试官书》中说：“今年秋，亚之求贡于郡，以文求知己于郡之执事。凡三易郡，失其知，辄去。”^⑦可见他曾在三个州郡应试取解。再如张籍为和州人，他于贞元十五年（799年）登进士第，贞元十四年，韩愈在徐州节度使张封建幕下，向张封建推荐了张籍，张籍乃自徐州解送。^⑧很多举子并不在本乡应举。正如韩愈所说：“今之举者，不本于乡，不序不庠，一朝而群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宜矣。”^⑨这些“不本于乡”的举人，自然包括再试者。举子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方投考，有因地而投奔取解的，如京兆、同州、华州等，这些地方取解名额多；有因人而投奔取解的，如“白乐天典杭州，江东士人多奔杭取解。”^⑩还有因关系而至某地取解的，如李绹，即因其父李元善曾任襄州录事参军，而到襄州取解。^⑪甚至有一地取解不成，至另一地取解者。如皇甫弘，原来在华州取解，因酒忤刺史钱徽，被逐出，乃至陕州求解。^⑫晚唐以后，战乱频仍，士无定居，他州应举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尤其是北方战乱严重，很多举子到比较安定的江南去应试。晚唐诗人黄滔于昭宗乾宁二年（895年）登进士第，在此之前他曾屡试不第。在他的文集中，有《广州试越台怀古》、《襄州试白云归帝乡》、《河南府试秋夕闻新雁》等^⑬，可见他曾经在广州、襄州、河南等地取解。

到五代时，对于举子取解地又开始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如后周规定：“今后举人须本乡贯文解，若乡贯阻隔，只许两京给解。”^⑭将他乡取解限制在两京。至宋，对于举子应试籍贯要求则更加严格。宋

① 参见《文史知识》2009年9期第17—23页。

② 《唐会要》卷76《缘举杂录》。

③ 《孙樵集》卷7。

④ 《全唐诗》卷592。

⑤ 参见拙文《唐代举子的游丐之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

⑥ 《通典》卷40《职官》22《大唐官品》

⑦ 《沈下贤文集》卷8。

⑧ 《登科记考》卷14。

⑨ 《韩昌黎集》卷14《进士策问十三首》。

⑩ 《唐摭言》卷2。

⑪ （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⑫ 《太平广记》卷278。

⑬ 《唐黄御史公集》卷4。

⑭ 《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

真宗景德三年，礼部贡院曾上言朝廷：

请诸色举人各归本贯取解，不得寄应。及权买田产立户诸州，取解发寄应举人，长吏以下请依例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许于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发解。^①

不在本乡取解者只允许在国子监取解。景德四年，又制订《考校进士程式》，规定：

士不还乡里而窃户他州以应试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复审查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②

就是说，举子必须在本籍应乡试，否则要严加惩处。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科举制度本身发生变化，考试改为三年一次，落第者有足够时间返回籍贯所在地，考试更加规范化。二是政府也加强对举人阶层的控制，使他们活动空间缩小。

三、五代、宋落第者再试享有免解权利

“免解”即已经获得过文解，落第再试者无需到地方取解而直接参加礼部试。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举人》自注云：“宋时亦有不须再试而送南宫者，谓之免解进士。”免解现象唐代不见有文献记载，自五代始，关于落第者再试可以免解问题就见诸政府法令，这是政府给与省试落第者的特殊权利。本人所见最早官方文件是后唐于长兴三年（932年）正月颁布的敕令：“今后落第举人，所司已纳家状者，次年便赴贡院就试，并免再取文解。”^③在此敕令中明确规定，所有交纳过家状的曾经获得过贡举资格的落第者，从此后可以直接参加贡院考试，无须再取文解。此敕令实行的背景由于缺少文献记载而无从考证，最大的可能是五代时期由于长年战乱，科举无法正常进行，参加科举人数也很少，后唐政府为保证能够获取足够人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这种制度被北宋所继承，但科举形势的变化，参加科举人数的剧增，使北宋政府对免解资格进行重新规定：“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诏天下贡举人三举者，今岁并免取解，自余依例举送。”^④规定必须是参加过三次贡举的落第举子才享有一次免解权力，其余举子则必须按规定送解。到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重新规定：“进士诸科其曾经殿试并河

北、陕西诸科曾至终场及他州两至终场下第者悉免取解。”^⑤该规定分三层：进士科只要曾参加过殿试，下次科举就可以免解；河北、陕西二州诸科到过终场者，下次科举便可免解；其他州诸科需两次到终场者，下次科举才可免解。仁宗天圣四年（1026）五月二十三日下诏令，广、明、扬诸州举人进士曾实应三举，并诸科实应五举以上者，“特免取解”^⑥。

上述规定是一种常态的制度，还有一些皇帝临时性诏令，授予一些特定人群免解特权，景祐四年（1037）六月丁亥下诏，唐朝李氏宗属免解5人。^⑦像河北、淄、青、齐等被契丹蹂躏的地方，当地士人常常会获得免除发解试而直接参加省试的优待^⑧，此外，由于登极、驻蹕、藩邸、节镇等原因，也能享受到“免解恩例”，其数量之多，有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宋孝宗即位的当年（1162年），因登极恩而获得免解的举人竟然达到2838名之多。^⑨这里的免解对象并不单指落第再试者，应涵盖所有应举者。

免解是政府给与落第贡举人在制度上的特权，是对科举制度糜士功能的完善。文解有效期的延长，落第贡举人能够多次参加省试，是实行特奏名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否则，特奏名的多举要求就很难实现。

The Issue of Re-examination for Failing in an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UANG Yun-he

(The Classic study department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 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unsuccessful imperial exam candidates still need “QU JIE” when they test over again, but, the place was not strictly required and the phenomenon of “BA JIE” existed. Those candidates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MIAN JIE” after several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Five and Song Dynasties. Studying of the issue of re-examination is the further strength on the question of failing in an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Fail in an Imperial Examination; QU JIE; MIAN JIE

（责任编辑：石磊）

① 《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

②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

③ 《五代会要》卷23。

④ 《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

⑤ 《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

⑥ 《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15。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

⑨ 《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12。